

開放文學 – 推理探案 – 包公案 – 龍圖公案 第四十三則 紅衣婦

話說江州在城有兩個鹽僮，皆慣通客商，延接往來之客。一姓鮑名順，一姓江名玉，二人雖是交契，江多詐而鮑敦厚。

鮑僮得鹽商抬舉，置成大家，娶城東黃乙女為妻，生一於名鮑成，專好遊獵，父母禁之不得。一日鮑成領家童萬安出去打獵，見潘長者園內樹上一黃鶯，鮑成放一彈，打落園中。時潘長者眾女孫在花園遊戲，鮑成著萬安入花園拾那黃鶯，萬安見園中有人，不敢入去。成道：「你如何不揀黃鶯還我？」萬安道：「園中有一群女子，如何敢闖進去。待女回轉，然後好取。」

鮑成遂坐亭子上歇一下。及到午邊，女子回轉去後，萬安越牆入去尋那黃鶯不見，出來說知，沒有黃鶯兒，莫非是那一起女子撿得去了。鮑成大怒，劈面打去，萬安鼻上受了一拳，打得鮮血逆流。大罵一頓，萬安不敢作聲，隨他回去，亦不對主人說知。黃氏見家童鼻下血痕，問道：「今日令你與主人上莊去可曾去否？」萬安不應，黃氏再三問故，萬安只得將打獵之事說了一遍。黃氏怒道：「人家養子要讀詩書，久後方與父母爭氣；有此不肖，專好遊蕩鬧走，卻又打傷家人。」即將獵犬打死，使用器物盡行毀壞，逐出莊所，不令回家。鮑成深恨萬安，常要生個惡事捏他，只是沒有機會處，忍在心頭不提。

卻說江僮雖亦通鹽商，本利折耗，做不成家。因見鮑僮豪富，思量要圖他金銀。一日，忽生一計，前到鮑家叫聲：「鮑兄在家否？」適鮑在外歸來，出見江某，不勝之喜，便令黃氏備酒待之，江、鮑對飲。二人席上正說及經紀間事，江某大笑：「有一場大利息，小弟要去，怎奈缺少銀兩，特來與兄商議。」

鮑問：「什事？」江答以蘇州巨商有綾錦百箱，不遇價，願賤售回去。此行得百金本，可收其貨，待價而沽，利息何止百倍。」鮑是個愛財的人，歡然許他同去，約以來日在江口相會。

江飲罷辭去。鮑以其事與黃氏說知，黃氏甚是不樂。鮑某意堅難阻，即收拾百金，吩咐萬安挑行李後來。次日清早，攜金出，將到江口，天色微明。江某與僕周富並其姪二人，備酒先在渡上等候，見鮑來即引上渡。江道：「日未出，霧氣彌江，且與兄飲幾杯開渡。」鮑僮言不辭，一連飲了十數杯早酒，頗覺醉意。江某務勸多飲，鮑言：「早酒不消許多。」江怒道：「好意待兄，何以推故？」即自袖中取出秤錘擊之，正中鮑頭頂，昏倒在渡，二姪逕進縛殺之，取其金，投屍入江回來。比及萬安挑行李到江口，不見主人，等到日午問人，皆道未來。萬安只得回去見黃氏道：「主人不知從哪條路去，已趕他不遇而回。」

黃氏自覺不快。過了三四日，忽報江某已轉，黃氏即著人問之，江某道：「那日等候兄來，待了半日未見來，我自己開船而去。」黃氏聽了驚慌，每日令人四下尋訪，並無消息。鮑成在莊上聞知，忖道：此必萬安謀死，故挑行李回來瞞過，即具狀告於王知州，拘得萬安到衙審問。萬安苦不肯招，鮑成立地稟復，說是積年刁僕，是他謀死無疑。王知州信之，用嚴刑拷問，萬安受苦不過，只得認了謀殺情由，長枷監入獄中，結案已成。是冬，仁宗命包公審決天下死罪，萬安亦解東京聽審，問及萬安案卷，萬安悲泣不止，告以前情。包公忖道：白日謀殺人，豈無見知者？若劫主人之財，則當遠逃，怎肯自回？便令開了長枷，散監獄中。密遣公牌李吉吩咐：前到江州鮑家訪查此事，若有人問萬安如何，只說已典刑了。李吉去了。

且說江某得鮑金，遂致大富，及聞萬安抵命，心常恍惚，惟恐發露。忽夜夢一神人告道：「你得鮑金致富，屈他僕抵命，久後有穿紅衫婦人發露此事，你宜謹慎。」江夢中驚醒，密記心下。一月餘，果有穿紅衫婦人，遣鈔五萬貫來問江買鹽。江明白在心，迎接婦人到家，厚禮待之。婦人道：「與君未相識，何蒙重敬？」江答道：「難得娘子下顧，有失款迎，若要鹽便取好的送去，何用錢買。」婦人道：「妾夫在江口販魚，特來求君鹽醃藏，若不受價，妾當別買。」江只得從命，加倍與鹽。

夫人正待辭行，值僕周富捧一盆穢水過來，滴污婦人紅衣。婦人甚怒，江賠小心道：「小僕失手，萬乞赦宥，情願償衣資錢。」

婦人猶懷恨而去。江怒將僕縛之，撻二日才放。周富痛恨在心，逕來鮑家，見黃氏報說某日謀殺鮑順的事。黃氏大恨，正思議欲去首告，適李吉入見黃氏，稱說自東京來，缺少路費，冒進尊府，乞覓盤纏。黃氏便問：「你自東京來，可聞得萬安獄事否？」李吉道：「已處決了。」黃氏聽了，悲咽不止。李吉問其故，黃氏道：「今謀殺我夫者已明白，誤將此人抵命了。」李吉不隱，乃直告包公差人歷查之緣由。黃氏取過花銀十兩，令公人帶周富連夜赴東京來首告前情。包公審實明白，遂遣公牌到江州，拘江玉一千人到衙根勘。江不能抵瞞，一一招認。用長枷監於獄中，定了案卷，問江某叔姪三人抵命，放了萬安，追還百金，給一半賞周富回去。鮑順之冤始雪。